

东方文明的诗意固化

——论中国古典园林的演进、特色及其成因

储兆文, 田 曼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 要:中国古典园林发轫于殷商,经历了三千余年的屡毁屡建的曲折历程,而成为世界“园林之母”。中国古典园林具有东方美学范式的鲜明特点,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在中国园林生成与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形成其特点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园林;演进;特色;成因

中图分类号: TU 98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4-0051-05

The Oriental Civilization Solidified Poetically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features and causes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CHU Zhao-wen, TIAN Man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With a 3000-year winding course of repeated construction and destruction, the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having emerged in Shang Dynasty, becomes the mother of gardens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is of eastern esthetic features,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specially three main theoretical supports lik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plays the decisive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ardens and shapes the characteristics primarily.

Key words: gardens; development; feature; cause

园林是一个人类为自己营造的精致的空间,在时间的流里,历史不断地向里面添加文明的因子,成为一个有形的物质的园,和无形的精神的场。

中国古典园林里写满了中国人有形与无形的心灵密码,凝聚、提纯成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结晶。

——
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始于商,园林便出现在这最古老的文字里。殷商的甲骨上,有了囿、苑、圃、园,这些文字,我们沿用至今。这也让我们确信,园林始于殷商^[1]。

收稿日期:2013-04-23

作者简介:储兆文(1965-),男,安徽舒城人,博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和建筑文化。

商王的囿里圈养着禽兽,以备田猎。打猎获取食物,为了口福和生存,打猎训练身手,为了战争和权利,除此,打猎还是游戏,为了娱乐。在商王的囿里,获取食物的生理需求,战争权利的社会需求,游戏娱乐的精神需求,似乎都得到了满足。

但商朝最辉煌的园林活动,不是早期的围园养兽,而是后来的垒土建台。鹿台,是中国园林史上第一座园林建筑。我们习惯称中国园林中的建筑为亭台楼阁,而“台”是最早出现的。

台,因其高而突显台上人的地位,台,因其祭天祭祖之用,而凸现使用者的特权。园林的政治象征意义开始出现。

周灭商,周王建城营囿,灵台、灵沼、灵囿,诗文有载,而且诸侯也上行下效,开始筑园。但苑囿的大小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等级森严。然而,文王仁爱,与民同乐,苑囿的观赏娱乐功能增加。

春秋战国,群雄逐鹿,礼崩乐坏,诸侯竞相筑台建苑,楚有章华台、吴有姑苏台,又有朗囿、温囿、梁囿等,一批台囿名噪一时,显示实力,兼顾享乐。

秦朝短而强,苑囿量多而形大。《史记》称,秦“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2]。其中上林苑、阿房宫,象天法地,宏大奢华,皇家园林的体制初步确立。

汉初国穷民困,为休养生息而造园稍歇。景帝时,增拓官囿渐多,武帝时大兴土木,营上林,凿昆明,置甘泉,作建章,不仅修复秦之旧宫,更新建宫苑无数,形成大、全、多的特点。

两汉时,私家园林开始出现。最初私人住宅出现花草树木点缀,或堆土筑台作装饰。后来,独立完整的私家园林应运而生,梁孝王兔园、梁冀园、袁广汉园为两汉三大私家名园,三个园主,一为皇亲、一为权臣、一个为富商。园内皆山环水绕、禽飞兽走、楼阁相连、花木葱郁,大肆铺张,极尽奢华。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动荡而苦难的400年,但苦难中孕育了活跃而深刻的思想。频繁更迭的大小王朝,短命而亡,而苑囿建造同样频繁,苑囿存续同样短暂。此时,曹魏有铜雀园、

芳林苑,后赵有华林苑、桑梓苑,后燕有龙腾苑,两晋有琼圃、灵芝园,北魏有华林苑、西游园,宋有乐游苑、上林苑,梁有元圃、湘东苑等。这些皇家园林依然追摹秦汉壮丽的风格和仙岛神域的格局,但祭祀神圣色彩锐减,而观赏行乐成分增加。

而对自然态度的变化和运用上的精细,更体现在私家园林上,让我们惊呼——中国园林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到来了。从此,园林启开了审美的大门,让艺术之光照了进来。

梁太子的博雅,让园林与山水画之间秋波暗送;金谷园中经久不息的“落花犹似坠楼人”的咏叹,让园林成了风流韵事的策源地;始宁园更见证了谢灵运奉给自然山水的一瓣心香,催生了中国山水诗的呱呱落地。山、水、诗、画、情奠定了后世文人园林的基调。

此时,佛教传入,道教成长,名士说佛法、谈玄理,更有贵族舍宅为寺,寺庙道观多处清幽之地,又有山水相依,寺观园林随之出现。

至此,中国园林界的皇家、私家、寺观三大家族一一到场,先后聚齐。

隋唐园林,告别局促和青涩,进入怒放的青春期。从大兴城到长安城,从大兴苑、芙蓉苑、西苑到大明宫、太液池、兴庆宫、曲江池、东西南苑,再到华清池、九成宫,皇家园林大开大合,华贵庄重。

王维的辋川别业、白居易的庐山草堂、李德裕的平泉山庄、裴度的绿野堂是唐代著名的私家园林。文人参与造园,园林脱俗为雅,园林与诗画结缘。真正可以用“诗情画意”来描述园林,应该自唐代开始,真正的文人园林出现了。

唐朝国家鼎盛繁荣,百姓富足安乐,此时的宗教也受到盛世的感染,南宗禅摒弃了苦行,奉行顿悟成佛,简单易行,民众奉佛为尚,寺观园林大兴。

两宋,园林步入成熟期。造园由粗放而精致,对山水由追求形似转而为追求神韵情味,文人园林的书卷气一直弥漫到皇家园林的建造中。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规模最大的御用假山——寿山艮岳,便散发出浓郁的文人山水园林的意

趣。而南宋临安借湖山之胜,无处不园,苏州、扬州、湖州等地紧跟其后,造园之风盛行,“江南园林”之称,名至而实归。

辽、金,能从众多少数民族中崛起,本身就是奇迹,虽仅拥有半壁江山,但让盛极而衰的汉族王朝,因有他们的存在而不敢在暖风沉醉中安稳的沉沦,也为后来的蒙元和满清增强了夺取天下的信心,提供了拥有天下的殷鉴。北京及其周边宫苑的营建是辽、金在中国园林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开创性的壮举。从此,北京成为政治和园林的中心,一直延续到元、明、清,直至当下。金代的“西山八院”及京西的大量佛寺园林的建造,首次显现了少数民族对园林的热衷并不亚于汉人。

蒙元拥有天下,并把疆域拓展到前所未有的广大。而都城和园林的营建,也重现了汉唐的大手笔,气度雄伟。万岁山太液池与苏州狮子林,一北一南,一宏大一精巧,代表了元代园林的最高成就。厚积千年的中华造园艺术,被综合运用,且得心应手,中国园林的集大成期理应始于元代。

明清两代,名园迭出,名家辈出,山石林泉、亭台楼阁、诗情、画意、曲韵都透过文人的手眼而登峰造极。圆明园、颐和园、避暑山庄、拙政园、网师园、环秀山庄等,这些今天能看到实景的名园都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园林的文人化,私家园林的民间化,北方园林的南方化,寺观园林的世俗化,相互因借,因地制宜。甚至,西洋园林也不事张扬地穿插在中国古典园林之中。更有计成、文震亨、李渔之辈,化实践为理论,使名园与名著相互辉映。

中国古典园林悠久的历史、精湛的技艺、妙极自然的佳构、意味深长的文化底蕴,如诗如画地装点着万里河山,当它含蓄而谦逊地撩开面纱,展示在世界面前时,西方人心悦诚服地将“园林之母”(china, mother of gardens)的桂冠郑重地戴到了它的头上^[3]。

二

中国园林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初露峥嵘,

到“天上人间诸景备”的转益大成,经历了三千年的屡毁屡建的曲折历程,形成了具有东方美学范式的鲜明特点。

1.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这是中国园林的宪法总纲,也是最终理想、最高原则、最大特点。一切有关中国园林的说法都由此生发,并且最终又都归结于此。

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中,西亚和欧洲体系,两者虽有区别,但总体相近,“规整有序”是其共同特点,他们看到了世界的秩序和规则,把几何图案和数理逻辑从自然中抽出,运用到造园上,人工的迹象是明摆着的。

中国人看到了世界的混沌和生命,把自然的灵性与人的情致融汇在一起,运用到造园上,人工的迹象深藏在自然之中。这便有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4]。

中国园林是有精神个性的活的生命体。主九匠一,见园如见主,是说园林中潜藏着园主的情致和匠心。仁山智水,松竹品格,山水松竹本为自然之物,但置于园中,并非草率,而是主人情致的外化。园林如人,山是骨骼,水是血液,花木是毛发,亭台楼阁是装饰。通过山水、花木、亭台楼阁的组合,便具有生气,体现个性,精神气度从整体中散发,园林的气度便是园主的气度,皇家园林、文人园林、寺观园林更是时代的个性、角色的标签。

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并非无所用心,一任自然,而是深悉自然特性,提炼山水精神,以心中丘壑融铸大千万象,再造自然,一如自然。

2. 曲折幽深,诗情画意

此为第二义。与“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不在同一层次。园林毕竟人作,其出点与归结在天开,然如何达到天开,如何才算天开?

曲折幽深,是外在形态。中国园林之极品在小不在大,即使大园,其点睛处亦在园中小品、园中之园,园林艺术史也从大而小,归于极至。以半亩、芥子名园,非到园林成熟期,不敢以之命名也。

壶中天地,芥子须弥;一拳石而太华千寻,一勺水而江湖万里。何以如此,皆因天地无垠,园

林有限。如不曲折幽深,怎能牢笼山河,别有洞天。

从模形到写意,构园要素宁少勿多,宜疏朗忌密实。造园手法上,只能以曲折藏借、山环水绕、勾点映带来表达,这也是中国园林总给人以曲径通幽、上下错落、近水远山印象的缘由。

诗情画意,为内在气质。匾额、楹联、诗画条幅,当然是园林诗情画意之一端,但绝非主要。

园林内在气质的诗情画意,是指园林在物态的组合中散发出的精神修养,也就是说园林本就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诗与画为什么美,因为有意境,意境为什么美,因为有景与情的交融。物本无情,因景而情;景本无情,因人而情。中国诗画,皆借景抒情,以景达情,中国园林虽在造景,实则造情。晋简文帝,“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5],中国园林何以诗情画意,晋简文帝一语破的,其余种种,皆其牙慧。

3. 山水花木,亭台楼阁

此第三义也,与“曲折幽深,诗情画意”又不在同一层次。

山水花木、亭台楼阁是中国园林给人的直观印象,但从园林史来看,山水花木本自天生,接近自然,而亭台楼阁纯为人工,与自然远。因此,山水花木在园林中的比例和地位越见其高,而亭台楼阁则恰恰相反。

甚至,有山水花木而无亭台楼阁的可以是园林,反之,仅有亭台楼阁而无山水花木的几乎不算园林。山水花木与亭台楼阁妙合无垠的,才是本色当行的中国园林,这也暗合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宪法总纲。

园林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但人的需要是有高低层次的。最初的园林是圈地养殖,田猎和蔬果是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后来,园林有了高台,有了宫殿,有了楼阁,祭天敬祖,显示权威和地位,都是为了满足人的社会需求;最后,山水花木的量在增加,重要性在提升,而园林对人的实用性的低级需求在降低,山水花木的重要性是随着人对园林的精神需求的增加而增加的。山水是有精神的。

造园有山水花木,有亭台楼阁,不难,所有的园林都会做到;但把它们组合起来,做到曲折幽

深,诗情画意就难了,而要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就难上加难了。因为,这里牵涉到艺术、审美,牵涉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三

中国园林所经历的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和所形成的鲜明而艺术化的特点,其原因是复杂而多元的。它与王朝的频繁更迭、兴衰的重复循环、东方的地域位置、人们的思维特性等可能都有或深或浅的因果联系。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对中国园林生成与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

中国文化的同化力是惊人的,这不仅指它作为一个整体对其他文化而言,对其自身的内核也是如此。我们常说儒道互补,其实,儒释道三者都是互补的,三者并非独立而纯粹的,每一支都有其他两支的某些因素。三者分则为三,合则为一。因此,它们对园林的影响是综合而整体的,我们分别言说只是择其大概。

皇家园林的造园思想主要来自儒。皇家至高无上,拥有天下,选址用材不受限制,技术人力,可用其极。因此,园林可以造得宏大华丽。建造风格端庄霸气,以显示唯我独尊,江山永固。景点设置移天缩地,等级森严,更有三山五岳、五湖四海,以象征统御四方、天下归一。

除此,皇家园林中也有一些简易朴素之所,其寓意为不忘稼穡,以农为本,与民同乐等等,借以扇扬仁爱德政之风。

私家园林,尤其是文人园林,其造园思想本自道。道家崇尚自然无为,追求个性自由。因此,私家园林以自然山水为主,清幽素雅,以示园主洗尽铅华,清静无欲。

道家的思维方式是相对论,因此,园林以小为尚,小中见大;以简为尚,以少总多,以静为尚,静中观动。

道家的生活态度是审美的,因此,园林奴役风月,如诗如画。然而,道家的审美是大美不言,大巧若拙,因此,园林建筑没有雕楼画栋,而尽是竹篱茅舍。

(下转第58页)

宋代李诫在《营造法式》中介绍有四种雕刻技法:剔地起突、压地隐起、减地平级、素平。这些技法在徽州牌坊的雕刻中基本都运用到。许国牌坊在雕刻上就采用了多种雕刻技法,工艺精湛,技术娴熟,是徽州雕刻技艺的结晶。

牌坊在景观类型上属于人文景观,在美感上主要表现为直观的和外在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美。而其中的“意味”不仅表现为形式法则所构成的审美意味、一种赏心悦目的或给人以快感的审美意味,而且还表现出带有历史舞台色彩的历史意味、一种具有人文精神和再现历史沧桑的历史意味。所有的与历史文化相关的内容,

一方面会激发起游人的思旧怀古之情,深化他们在观赏景观时的历史文化体验;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丰富了景观的内涵,扩大了景观的时空意象,创造了一种“景外之景”或“象外之象”。景观具有了历史舞台的效果、时间的立体性和永久的魅力。诚如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所言:当人们在回顾历史时,“眼前的风景便具有了时间的立体性,那里的一草一木都会表现出自然的、悠久的生命来……即使眼前是一些昔日的景象,但当人们联想起人类生活变迁及万物的进化时,人们就会逐渐从单纯的山野风景中体验到一种不同的诗情。只有这时,眼前的风景才真正具有了古迹的意义”^[6]。

参 考 文 献

- [1]赵焰,张扬.徽州老建筑[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16.
- [2]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2.
- [3]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0-151.
-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56.
- [5]王明居,王木林.徽派建筑艺术[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236-237.
- [6]今道友信.关于美[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12.

(上接第54页)

寺观园林本自释。寺与观,本为僧与道修行之所,佛、道均为宗教,对于普罗大众,实难分出寺与观的不同,对于信仰多元且不坚定的中国人来说,区分佛、道又有何用?多数还是佛道兼修。历史上虽有多次佛、道之争,但宋以后,两家走向融合、共存、互补。

常言“天下名山僧占多”,然而,天下名山,道又何尝少占?僧、道往往共处一山。依附寺、观而建的园林,其造园思想均出自宗教文化。

寺庙园林与道观园林,除各自宗教建筑及其供奉的对象不一样之外,在园林构建上大同小异。而释家做得似乎更专业、更纯粹,因而,寺观园林本

自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抵不会有错。

佛教讲求空静,道教讲求清静,因而寺观园林多建在远离尘嚣、环境安静的山林,为了争取更多信徒,他们也向世俗低头,将寺观建于繁华的城镇,但“静”依然是其共同的追求。寺观园林在静中营造出肃穆、庄严、神秘的气氛,以强调宗教的感染力。除此,寺观园林与私家园林区别不大,正因如此,历史上舍宅为寺才有可能。

当然,儒、释、道对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的影响并非如上述所言一一对应,严格地说儒、释、道对三类园林的影响是共同的。不仅三大传统文化之间,互相兼容吸收,三类园林自身之间也不断融合,相互借鉴。

参 考 文 献

- [1]郭风平,方建斌.中外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5:81-86.
- [2]司马迁.秦始皇本纪:史记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9:254.
- [3]苏雪痕.英国引种中国园林植物种质资源史实及应用概况[J].园艺学报,1987(2):133-138.
- [4]计成.园冶[M].陈植,注.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88:51.
- [5]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译注[M].张万起,刘尚兹,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101-102.